

学者小品  
经典  
胡适

# 容忍与自由



主编：季羨林

42.86

175



胡 适

# 容忍与自由

主 编：季羨林  
执行主编：傅光明  
编 者：李家平

新 世 纪 出 版 社

45B-5

**学者小品经典(第一辑)**

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公司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4印张 1,300,000字

1998年10月第1版 199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7-5405-1815-4/I·218

定价(全八册):76.80元 本册:9.6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 阅读大师经典，普及精英文化

——编者的话

从世纪初的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胡适之等学术大师，一直到虽已耄耋之年，可仍在学苑耕耘的费孝通、季羨林、王朝闻等学界泰斗，对我们年轻后学来说，他们的功业和奉献，他们的人品和文品，都已臻至极境。他们是支撑着 20 世纪中国的“脊梁”，是当之无愧的“国宝”。

然而，也许是“曲高和寡”吧，大师们的道德文章并不为一般读者所知晓。为此，我们选择大师们的小品文作为中介，以期在学术大师和一般读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使之能进行精神的对话和交流，力图使“精英文化”走下“神坛”（学术圈），为全民素质的提高聊尽绵薄之力。

那么，什么是“小品”呢？我们这里的“小品”是

个内容宽泛、边界模糊的概念，大致包括散文、杂文、随笔乃至篇幅不大，却写得轻松活泼的学术文章。我们觉得，体裁的划分是人为的，因此这套《学者小品经典》不拘体裁，只要是形制短小、生动有趣的文字，都在我们称之为的“小品”之列。

概而言之，本丛书所收“小品”大致可分为两大部分：（一）学者散文。“学者”本来各有专攻的领域，但有时也跳出专业的“小天地”来写写轻松的谓之“散文”的文字。学者散文凭借其深厚的学术背景，即便是写身边烦事、花鸟虫鱼，也会旁征博引，写得别具一格。（二）学术随笔。指的是学者们在其专业范围内所写的深入浅出、生动活泼的短文。例如胡风的文艺随笔，宗白华的美学随笔，就是学术随笔的典范。这些大师级的学者用生花之笔在其专业范围之内驰骋，更是厚积薄发，左右逢源，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应该说，这类文章最耐读，最具可读性，常常是读者最为受益的文字。

总之，《学者小品经典》的最大特色是：大手笔，小文章。这里探讨的也许是深邃的哲理，但大师们举重若轻，把看似高深的东西阐述得妇孺皆知，这正是大师手笔。读着这些朴实、亲切的文字，会在无形中丰富你的学识，提升你的品位，达到一个新的精神高度。

# 胡适：两个世界的异乡人

(代前言)

天才和伟人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在动荡的环境中天才成为伟人的机遇比平稳时期要多得多。原因之一是混乱的状态打破了权威和人们对绝对真理的盲从。很难说胡适那一代人造就了一个奇妙的时代，还是相反：时代给了他们无数难题，让他们尽情发挥。从那时起，胡适一直是一道令人敬仰的光环，尽管权威们总是试图遮蔽他的光，“胡适学”还是早已步入了“显学”的行列。

但是倘若中国人都能明白胡适伟大在何处，尽管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我相信无论是在今天还是未来的漫长岁月，欣赏他的人总会是少得可怜。仿佛热带土壤中长出的一簇寒带地衣，在绚烂热闹的风景中，他总是显得那么令人讨厌的不合时宜。在现实主义者看来（中国人是非常赞赏脚踏

实地的),他宣称的“理想国”——每个人都有能力拒绝任何他在理智上不愿接受的强加于他的要求——简直是荒唐天真、不着边际的幻想,且毫无诱人之处;在民族主义者看来(无论你是写诗的还是扫厕所的,中国人都会用是否爱国评价你,并且和职称、薪水、住房挂钩),胡适总是热衷于贩卖那些永远让中国人搞不懂的西方名词;在激进主义者看来,胡适的改革与其说是为了与过去决裂,不如说是有意提高过去世界的价值,借以贬低暴力革命;在崇尚权威的人们看来(中国人对权威的喜好总是大大超乎权威们对自身的认识),他叫嚷宽容和故意说不中听、不时髦的怪话是令人难以容忍的狂傲和自以为是。总之要依了胡适,中国就不再是我们熟悉的团结一致、有组织有纪律的、尊重传统又能包容外来文化、有自己民族特色的家园,而成了一块陌生的个人自行其事、谁想大放厥词都可以的、有传统又无章可寻的、在西方强大冲击下越来越没有自尊心的荒凉之地。

还有一点,让中国人不喜欢,你说不出胡适到底是干什么的。说他是个文学家,他虽身体力行倡导白话文,可他写的白话诗简直不是诗;说他是个学者,一部《中国哲学史大纲》和《白话文学史》只有上卷,没下文了;说他是教育家,可学生们并不喜欢他,他不支持学生运动,只让学生们死读书,哪里有这种只教学问不教“做人”的老师;说他是政治家,虽曾谣传他要当总统,他自己可是一贯清高地标榜要远离政治;说他是个外交家,虽做了几天美国人认为最称职的大使,可没几天就被撤了;说他是革命家,那更离谱了,他虽办过《新青年》这样的时髦的刊物,可却不谈主义,只谈问题,世上哪有不高举主义牌子的革命家!

难怪有人称胡适是两个世界的异乡人。在故乡他是个

讨人嫌的异端，在美国又只是要寻求帮助的弱小者（美国人是多么喜欢帮助别人，尤其是你自称弱小的）。胡适是否为此感到痛苦呢？从他的言论中看，恰恰相反，他很自豪。在中国说怪话（虽然他自己是在严肃地表白观点，可别人总认为他是故意捣乱，破坏步调一致的民族精神），招人骂，他很得意，并非因为这能把自己“炒作”起来（多时髦的词）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而是为了表明必得有人说不中听的话才配得上“民国”的称号（他竟是这样理解“民国”的，弄得别人莫名其妙）。何况骂他的人必须努力思考他提出的问题，说不定可以借此提高同胞的智力，总比没人答理他强呀。在这一点上，胡适真是幸运，无论他说什么，通常都有人骂，从未被轻易搁置一旁。

但这并不意味着胡适不寂寞，倘若你说的和骂你的话老不是一个问题，你在着急之余怎能不伤感。胡适恨不能自己写文章骂自己一顿，好让那些人明白怎样才能切中要害！可是这种双簧戏是政客们的作风，他不屑一顾，况且并不能获得多大效果：人家看不明白你的文章，你自己骂自己的文章也未必能看懂。

边际人的孤独和不合时宜是胡适的命运。他是官僚出身，却未享受到顶盛时期的名望。他跑到美国去学农学，支持罗斯福竞选，结果捧回了他自己也常怀疑能否救中国的杜威思想。他对儒家经典和古典文学造诣颇深，却只能声明自己站在历史的另一边，被捧为打倒它们的英雄领袖。虽然胡适一再说他不反儒学，可是有几个人相信呢？他痛恨军阀混战，可一旦变成一党专政，他又发觉自己错过了自由主义的最好时机。他指责国民党用灌输党训毒化人们的思想。可1962年他去世时，蒋介石为他举行了隆重葬礼，一番激情



洋溢的悼辞使大家明白原来他是国民党最好的朋友。看来一个人无论怎样叱咤风云，环绕着的追随者、崇敬者必是最不理解他的人。

胡适总在抱怨中国的不自由、不宽容。他怎么就不明白，像他这样的怪物能延享天年而未暴死街头，甚至连监狱都没坐过，而且死后多年他的著作还有人印刷、阅读（正着读也好，反着读也好，明白地读也罢，误解地读也罢，反正有人看），不正是由于中国的宽容吗！你还想怎样，还能怎样呢？！

# 目 录

胡适：两个世界的异乡人(代前言) .....	郑 实 1
归国杂感 .....	1
漫游的感想志(两则) .....	8
南游杂忆 .....	13
追想胡明复 .....	43
追悼志摩 .....	51
追忆曾孟朴先生 .....	61
记事鸿铭 .....	64
丁在君这个人 .....	70
易卜生主义 .....	81
不朽——我的宗教 .....	99

## 学者小品经典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	109
新思潮的意义 .....	114
《吴虞文录》序 .....	123
《国学季刊》发刊宣言 .....	127
孙行者与张君劢 .....	143
差不多先生传 .....	147
老章又反叛了! .....	150
名 教 .....	156
治学的方法与材料 .....	167
演化论与存疑主义 .....	180
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 .....	188
教育破产的救济方法还是教育 .....	194
大众语在哪儿 .....	199
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 .....	203
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 .....	210
谈谈“胡适之体”的诗 .....	216
考据学的责任与方法 .....	224
自由主义 .....	234
容忍与自由 .....	241

## 归国杂感

我在美国动身的时候，有许多朋友对我道：“密司忒胡，你和中国别了七个足年了，这七年之中，中国已经革了三次命，朝代也换了几个了。真个是一日千里的进步。你回去时，恐怕要不认得那七年前的老大帝国了。”我笑着对他们说道：“列位不用替我担忧。我们中国正恐怕进步太快，我们留学生回去要不认得他了，所以他走上几步，又退回几步。他正在那里回头等我们回去认旧相识呢。”

这话并不是戏言，乃是真话。我每每劝人回国时莫存大希望；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所以我自己回国时，并不曾怀什么大希望。果然船到了横滨，便听到张勋复辟的消息。如今在中国已住了四个月了，所见所闻，果然不出我所料。七年没见面的中国还是七年前的老相识！到上海的时候，有一天，一位朋友拉我到大舞台去看戏。我走进去坐了两点钟，

出来的时候,对我的朋友说道:“这个大舞台真正是中国的一个绝妙的缩本模型。你看这大舞台三个字岂不很新?外面的房屋岂不是洋房?这里面的座位和戏台上的布景装潢又岂不是西洋新式?但是做戏的人都不过是赵如泉、沈韵秋、万盏灯、何家声、何金寿这些人。没有一个不是二十年前的旧古董!我十三岁到上海的时候,他们已成了老脚色了。如今又隔了十三年了,却还是他们在台上撑场面。这十三年造出来的新角色都到哪里去了呢?你再看那台上做的《举鼎观画》,那祖先堂上的布景,岂不很完备?只是那小薛蛟拿了那老头儿的书信,就此跨马加鞭,却忘记了台上布的景是一座祖先堂!又看那出《四进士》,台上布景,明明有了门了,那宋士杰却还要做手势去关那没有的门!上公堂时,还要跨那没有的门槛!你看这二十年前的旧古董在二十世纪的大舞台上做戏;装上了二十世纪的新布景,却偏要做那二十年前的旧手脚,这不是一副绝妙的中国现势图吗?”

我在上海住了十二天,在内地住了一个月,在北京住了两个月,在路上走了二十天,看了两件在进步的事:第一件是“三炮台”的纸烟,居然行到我们徽州去了;第二件是“扑克”牌居然比麻雀牌还要时髦了。“三炮台”纸烟还不算稀奇,只有那“扑克”牌何以会这样风行呢?有许多老先生向来学A、B、C、D,是很不行的,如今打起“扑克”来,也会说“恩德”、“累死”、“接客倭彭”了!这些怪不好记的名词,何以会这样容易上口呢?我们学这些名词这样容易,何以学正经的A、B、C、D,又那样蠢呢?我想这里面很有可以研究的道理。新思想行不到徽州,恐怕是因为新思想没有“三炮台”那样中吃罢?A、B、C、D,不容易教,恐怕是因为教的人不得其法罢?

我第一次走过四马路,就看见了三部教“扑克”的书。我

心想“扑克”的书已有这许多了，那别种有用的书，自然更不少了，所以我就花了一天的工夫，专去调查上海的出版界。我是学哲学的，自然先寻哲学的书。不料这几年来，中国竟可以算得没有出过一部哲学书。找来找去，找到一部《中国哲学史》，内中王阳明占了四大页，《洪范》倒占了八页，还说了些“孔子既受天之命”、“与天地合德”的话。又看见一部《韩非子精华》，删去了《五蠹》和《显学》两篇，竟成了一部《韩非子糟粕》了。文学书内，只有一部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是很好的。又看见一家书目上有翻译的莎士比亚剧本，找来一看，原来把会话体的戏剧，都改作了《聊斋志异》体的叙事古文！又看见一部《妇女文学史》，内中苏蕙的回文诗足足占了六十页！又看见《饮冰室丛著》内有《墨学微》一书，我是喜欢看看墨家的书的人，自然心中很高兴。不料抽出来一看，原来是任公先生十四年前的旧作，不曾改了一个字！此外只有一部《中国外交史》，可算是一部好书，如今居然到了三版了。这件事还可以使人乐观。此外那些新出版的小说，看来看去，实在找不出可看一部的小说。有人对我说，如今最风行的是一部《新华春梦记》，这也可以想见中国小说界的程度了。

总而言之，上海的出版界——中国的出版界——这七年来简直没有两三部以上可看的书！不但高等学问的书一部都没有，就是要找一部轮船上火车上消遣的书，也找不出！（后来我寻来寻去，只寻得一部吴稚晖先生的《上下古今谈》，带到芜湖路上去看）我看了这个怪现状，真可以放声大哭。如今的中国人，肚子饿了，还有些施粥的厂把粥给他们吃。只是那些脑子叫饿的人可真没有东西吃了。难道可以把《九尾龟》、《十尾龟》来充饥吗？

中文书籍既是如此，我又去调查现在市上最通行的英文书籍。看来看去，都是些什么莎士比亚的《威匿思商》、《麦克白传》，阿狄生的《文报选录》，戈司密的《威克斐牧师》，欧文的《见闻杂记》……大概都是些十七世纪十八世纪的书。内中有几部十九世纪的书，也不过是欧文，迭更司、司各脱、麦考来几个人的书，都是和现在欧美的新思潮毫无关系的。怪不得我后来问起一位有名的英文教习，竟连 Bernard Shaw 的名字也不曾听说过，不要说 Tchekov 和 Andreyev 了。我想这都是现在一班教会学堂出身的英文教习的罪过。这些英文教习，只会用他们先生教过的课本。他们的先生又只会用他们先生的先生教过的课本。所以现在中国学堂所用的英文书籍，大概都是教会先生的太老师或太太老师们教过的课本！怪不得和现在的思想潮流绝无关系了。

有人说，思想是一件事，文字又是一件事，学英文的人何必要读与现代新思潮有关系的书呢？这话似乎有理，其实不然。我们中国学英文，和英国美国的小孩子学英文，是两样的。我们学西洋文字，不单是要认得几个洋字，会说几句洋话，我们的目的在于输入西洋的学术思想，所以我以为中国学校教授西洋文字，应该用一种“一箭射双雕”的方法，把“思想”和“文字”同时并教。例如教散文，与其用欧文的《见闻杂记》，或阿狄生的《文报选录》，不如用赫胥黎的《进化杂论》。又如教戏曲，与其教莎士比亚的《威匿思商》，不如用 Bernard Shaw 的 *Androcles and the Lion* 或是 Galsworthy 的 *Strife* 或 *Justice*。又如教长篇的文字，与其教麦考来的《约翰生行述》，不如教弥欠的《群己权界论》。……我写到这里，忽然想起日本东京丸善书店的英文书目。那书目上，凡是英美两国一年前出版的新书，大概都有。我把这书目和商务书馆

与伊文思书馆的书目一比较,我几乎要羞死了。

我回中国所见的怪现状,最普通的是“时间不值钱”。中国人吃了饭没有事做,不是打麻雀,便是打“扑克”。有的人走下茶馆,泡了一碗茶,便是一天了。有的人拿一只鸟儿到处逛逛,也是一天了。更可笑的是朋友去看朋友,一坐下便生了根了,再也不肯走。有事商议,或是有话谈论,倒也罢了。其实并没有可议的事,可说的话。我有一天在一位朋友处有事,忽然来了两位客,是□□馆的人员。我的朋友走出去会客,我因为事没有完,便在他房里等他。我以为这两位客一定是来商议这□□馆中什么要事的。不料我听得他们开口道:“□□先生,今回は打津浦火车来的,还是坐轮船来的?”我的朋友说是坐轮船来的。这两位客接着便说轮船怎样不便,怎样迟缓。又从轮船上谈到铁路上,从铁路上又谈到现在中交两银行的的钞洋跌价。因此又变到梁任公的财政本领,又变到梁士诒的行踪去迹……谈了一点多钟,没有谈上一句要紧的话。后来我等的没法了,只好叫听差去请我的朋友。那两位客还不知趣,不肯就走。我不得已,只好跑了,让我的朋友去领教他们的“二梁优劣论”罢!

美国有一位大贤名弗壮大克令(Benjamin Franklin)的,曾说道:“时间乃是造成生命的东西。”时间不值钱,生命仍然也不值钱了。上海那些拣茶叶的女工,一天拣到黑,至多不过得二百个钱,少的不过得五六十钱。茶叶店的伙计,一天做十六七点钟的工,一个月平均只拿得两三块钱!还有那些工厂的工人,更不用说了。还有那些更下等,更苦痛的工作,更不用说了。人力那样不值钱,所以卫生也不讲究,医药也不讲究。我在北京上海看那些小店铺里和穷人家里的种种不卫生,真是一个黑暗世界。至于道路的不洁净,瘟疫的



流行，更不消说了。最可怪的是无论阿猫阿狗都可挂牌医病，医死了人，也没有人怨恨，也没有人干涉。人命的不值钱，真可算得到了极端了。

现今的人都说教育可以救种种的弊病。但是依我看来，中国的教育，不但不能救亡，简直可以亡国。我有十几年没有到内地去了，这回回去，自然去看看那些学堂。学堂的课程表，看来何尝不完备？体操也有，图画也有，英文也有，那些国文、修身之类，更不用说了。但是学堂的弊病，却正在这课程完备上。例如我们家乡的小学堂，经费自然不充足了，却也要每年花六十块钱去请一个中学堂学生兼教英文唱歌。又花二十块钱买一架风琴。我心想，这六十块一年的英文教习，能教什么英文？教的英文，在我们山里的小地方，又有什么用处？至于那音乐一科，更无道理了。请问那种学堂的音乐，是可以增进“美感”呢？还是可以增进音乐知识呢？若果然要教音乐，为什么不去村乡里找一个会吹笛子唱昆腔的人来教。为什么一定要用那实在不中听的二十块钱的风琴呢？那些穷人的子弟学了音乐回家，能买得起一架风琴来练习他所学的音乐知识吗？我真是莫名其妙了。所以我在内地常说：“列位办学堂，尽不必问教育部规程是什么，须先问这块地方上最需要的是什么。譬如我们这里最需要的是农家常识、蚕桑常识、商业常识、卫生常识，列位却把修身教科书去教他们做圣贤！又把二十块钱的风琴去教他们学音乐！又请一位六十块钱一年的教习教他们的英文！列位自己想想看，这样的教育，造得出什么样的人才？所以我奉劝列位办学堂，切莫注重课程的完备，须要注意课程的实用。尽不必去巴结视学员，且去巴结那些小百姓。视学员说这个学堂好，是没有用的。须要小百姓都肯把他们的子弟送来上